



白马的眼泪

□韩亚歌

夕花朝拾>>>



每年清明节前夕我回家上坟，总会看到有人指着一座坟说：“看！那是白马的坟。”

我时常后悔小时候做过的一些错误甚至残酷的事情，尽管当时并不那么认为，甚至现在也可以找很多理由去搪塞，但这种悔恨不能够因此而改变，以至于变成了心底深深的痛。那匹大白马，便是我心中永远的痛！

三匹马拉的马车，当年算是我们村里最先进的运输工具了。二孬他爷是村子里最好的饲养员，生产队唯一的一辆三匹马马车就归他管。我们最羡慕的要数二孬他爷手里的那根鞭子了，拇指粗的木柄磨得油亮，细牛皮拧成的麻花状的鞭绳好看又结实。二孬神气地拿着他爷爷的鞭子，狠狠地抽在马屁股上的动作，在我们看来真潇洒。

“六一”节前后，学校放暑假，我们这些学生都要到北坡帮生产队拾麦子。那天，我们争抢着来到麦场，在大马车上各自占了一个位

置，这是二孬事先通知的，二孬想让谁坐，谁才能坐。当时对我们来说，能坐上大马车，比现在坐飞机都自豪。二孬亲自驾车，还把他爷爷撵了下来。二孬还吹嘘，说驾车是小菜一碟儿，二孬他爷也没说什么，是相信自己的孙子还是相信自己的马，谁也不知道。

马车的两个大铁轡嘎吱嘎吱地转着，地面留下了两道深深的痕迹。我们欢呼雀跃，“驾——驾——”二孬高高地扬起长鞭，嘴里大声喊着，神气得就像《闪闪的红星》中的潘冬子！那匹红棕马尥着蹶子跑，屁股壮得很。那匹黑色的马也不错，虽然个子矮点，但精神十足。那匹大白马最差，身上的毛稀稀拉拉的，怎么看都像没吃饱似的。“驾——”，鞭子落下，大白马似乎跑得快了点儿，但马上恢复了原样。那鞭子真好玩，我们几个

都来了兴致，争着从二孬手中抢过鞭子，往白马屁股上抽。大胖最有劲儿，抽得最狠。我好像隐约看到大白马屁股上有道道伤痕，不过好奇、好玩和刺激的感觉占据了我们整个身心，谁去注意那些呢！

半年之后，大白马死了。妈妈把这个消息告诉我时，她掉了眼泪，我很吃惊。我们许多孩子都跑到麦场上看热闹。白马直挺挺地躺在那儿，个子真大啊，平时我还真没发现。只见白马四蹄朝天，眼睛瞪得溜圆。我还惊奇地看到，在白马的眼角处，有一行长长的泪线，马头下面的土地有一片湿湿的痕迹，这莫非就是传说中白马的眼泪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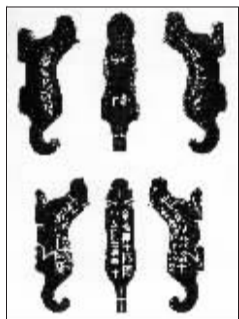
生产队的人都哭了，他们说白马出了一辈子力，是累死的。妈妈哭着说，白马是生产队里最早的一匹马。不管是上河滩的地还是北坡的地，都要过一道长长的陡坡，就

是人空手走上去都费劲，可是每天白马拉着载满谷物或者肥料的车要来回好多次，有时候缰绳都把马脖子磨烂了。听后，我也流下了眼泪……

我们村当时很穷，人们成年累月也吃不上白面，更别说吃肉了。按照惯例，公家的牲畜死了以后要宰了，每家分一份，改善生活。可是，对于大白马，大伙儿都坚决反对那样做。最后，大伙儿一致同意把大白马埋了，埋在了北坡，那个大白马常去的地方。

北坡，我们村许多家族的坟地都在那儿。每年清明节前夕我回家上坟，总会看到有人指着一座坟说：“看！那是白马的坟。”仔细望去，那坟上开着许多美丽的小黄花，在风中摇曳。莫非，那是白马风干的眼泪化成了美丽的花朵，来装点它心中的家园？

说古论今>>>



中国古代，类似身份证的身份证明叫做“符”，是一种用木头或金属做成的小物件。

身份证是用于证明持有人身份的证件，多由各国或地区政府发给公民，在我国特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。现代社会，身份证作为个人信息的一种载体，其用途越来越广泛。

古人也是极其重视身份证的，只是那时的身份证与现在的身份证有着很大的区别。

中国古代，类似身份证的身份证明叫做“符”——这可不是江湖术士画的那种驱鬼逐怪的“神符”，而是一种用木头或金属做成的小物件。隋唐时期，中国出现了最早的“身份证”——“鱼符”。这种“身份证”状如鱼，分左右两片，上面有孔，用来系绳。“鱼符”是官员特有的“身份证”，普通老百姓还没有这种待遇。“鱼符”上面刻有持符官员的姓名、官职、任职衙门、官阶等。鱼符的材质因官阶高低而不同：亲王、三品以上高官用

的是金质鱼符，五品以上官员用的是银质鱼符，六品以下官员用的是铜质鱼符。为了方便官员携带，朝廷还专门为官员定制了一种装鱼符的“鱼袋”，而且要求“符不离袋，袋不离符”。官员们朝见皇帝、会见同僚、外出办事，都得先亮“鱼符”，以“验明正身”，所以当时有“附身鱼符者，以明贵贱，应召命”之说。

武则天当政时，“鱼符”换成了“龟符”，用途没变，只是外形和材质变了。后来，“龟符”又相继变成了“虎符”、“龙符”、“麟符”。符的形状和材质都发生了变化，其“功能”也增加了，除证明身份外，还多了一项权限：可以调动、指挥军队或任免官吏。归根结底，“符”还是身份的象征：身份高，权力就大。

明朝时，大概是嫌金属符太重，携带不方便，也是为了体现改朝换代的新气象，官员手中的金

属符统统换成了“牙牌”。牙牌的质地有象牙、兽骨、木材等。牙牌像笏板一样细长，上面刻有持牌人的姓名、职务、履历、单位，其详细程度类似今天的名片。2004年，考古学家在南京明代宝船厂船坞遗址中，就发现了疑似郑和的“身份证”——一块“牙牌”。这是一块由朝廷特制、前宽后窄、轮廓浑圆的乌木牙牌，上面有孔，是用来挂系腰间的，所以也称“腰牌”。

近年的考古研究发现，从明代开始，“身份证”已经由官场向民间推广了，社会上的一些显贵也开始视持有“牙牌”、“腰牌”为一种荣耀。明人陆容在《菽园杂记》中就有“凡在内府出入者，无论贵贱皆悬牌，以避嫌疑”的记载。

清代时，牙牌少了，腰牌多了，而且腰牌上的个人信息更全面，姓名、年龄、单位、职业、官衔均有，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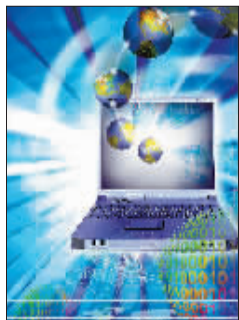
级的腰牌居然还刻有持牌人的面部特征，即使腰牌丢失被他人捡到，也无法冒用，其“防伪手段”之高可见一斑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清代身份证制度发生了一次大的变革，从腰间提到了头顶——官员除了以“腰牌”作为“身份证”外，还发明了另一种“身份证”——顶子，即帽珠。这当然和清代的服饰有关。顶子的材质有宝石、珊瑚、水晶、玉石、金属等。阶层不同，帽珠的材质自然也不同：一品大员，帽珠为大红顶子；乡村秀才，帽珠为铜制顶子；普通老百姓无官无品，就用绸缎打个帽结。所以，人们在街上遇到了，一见对方头上的顶子，便知其“身份”了。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份，一些富商便用钱“捐”个顶子，办个假“身份证”，便是一些影视作品中才有了“红顶商人”、“红顶乡绅”称谓的由来。

趣说古人“身份证”

□伊人

若有所思>>>



与网络知己偶遇的时候，要懂得相逢是缘；与网络知己擦肩而过的时候，也要懂得，回头是岸。

网络改变了世界。

活在当下，有了房子车子票子之后，对于众多网民，茫茫网络，仍是看不穿的滚滚红尘。网络把天地浓缩在方寸之间，通过谷歌地图，你可以尽情遨游所有你想去的地方，看想看的书，听想听的歌，可以写下优美的文字，晒晒慵懒的心情。如果运气好的话，也会结识真正的网络知己。

遨游在网络里，期待着有“竹林七贤”那样风雅的知音相约黄昏后，清淡，伴狂。

朋友小凌，于网友互动中结识了远在异地的她，两人在网络中

你来我往，唇枪舌剑，嬉笑怒骂，斗嘴到三更，偶尔相约一起去远方看风景。归来她便常常感叹：跟网络知己在一起的日子是一半欢喜一半忧，欢喜的是相聚，忧愁的是别离。其实，不过是酒逢知己，将遇良才，文学上的共同追求，文学素养上的旗鼓相当，再加上距离产生的美感，惺惺相惜，意犹未尽罢了。

相识朋友易，得遇知己难。有网络知己在，虽素未谋面，谈话却能海阔天空，甚至隐私也无须忌讳，因为你只是对着电脑倾诉，你知道，在世界的某个角落，有个人

知道你的秘密，却不知道你是谁、你在哪里。

在网络江湖里，跟知己的交往如同雾里看花，水中望月，只需神交，无须两肋插刀；只谈风花雪月，共听高山流水。尽可以无伤大雅地随意调侃，分享彼此的快乐、忧伤和秘密，不必担心因为疏忽而疏远，因为愈慢而陌生。

网络知己当然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，往往你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，聊天聊到手软，钓上来的却是一堆没有价值的“小虾米”。

网络知己也是神出鬼没的，也许有一天，你所喜爱的“他”的头像

会一声不吭地灰掉，然后莫名其妙地消失。那时候，你要淡定地一笑而过：莫愁前路无知己，让他飘然隐身去。

相识于网络，相知于网络，当然有一天，也可能相忘于网络。网络知己的特性是变幻莫测，相谈正欢的时候风生水起，遇到新欢的时候也会英雄陌路。要珍惜它的存在，却不能让它真正地影响你的生活，要知道它只是你倾诉的对象，使你获得心灵平静的载体。

与网络知己偶遇的时候，要懂得相逢是缘；与网络知己擦肩而过的时候，也要懂得，回头是岸。

网络知己

□梁小灰